

成績斐然，錯誤不少

淺談電視連續劇《三國演義》的語言

李 今

八十四集大型古典電視連續劇《三國演義》，在編劇、導演、演員和職員的共同努力下，經過五年的辛勤工作，終於在1994年攝製成功。這是中國影視史上，第一次把小說《三國演義》變為屏幕藝術的壯舉。連續劇的陸續播放，風靡了神州大地。香港亞洲電視臺播放的雖是粵語節錄版，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轟動。這股「三國風」也遍吹東南亞各地。據劇集總導演王扶林說，馬來西亞符氏影視公司（A·K·符）董事長還表示「要製作一批精裝的帶子，像文物一樣讓每個華僑家庭都珍藏一套《三國》電視劇錄相帶，他認為這將是國粹的一部分。」（王健主編：《再塑群雄》。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）

電視連續劇《三國演義》，對原著故事情節的取捨可說恰到好處；演員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各盡其妙，表演技藝也很高超。此外，人物化妝、服裝設計、道具製作、以至佈景設置、儀仗鹵簿的安排，都盡可能做到精益求精。堪稱是前所未有的皇皇巨製。

規模如此宏偉的大製作，又屬第一次嘗試，無可避免地會存在某些缺點。劉心武曾為文指出暴力血腥鏡頭過多，是其一端。此外，一角多人（如魯肅、趙雲、張遼、魏延、龐統、袁紹、袁術等）、一人多角（如同一個演員，先飾李儒，後飾楊修），也是美中不足之處。尤其重要的是：作為一部如總導演王扶林所說「首先是面向大眾的，面向中學生的」（《再塑群雄》）電視劇，其在文字、語言上存在的諸多缺點和錯誤，更是不能忽視的。

電視劇，雖然是一種具有高度綜合性的藝術門類；但改編自古典名著的電視劇，其文學性更強，對文字、語言的要求應該更高。「大眾」也好，「中學生」也好，他們看了電視劇，進而「涵泳乎其中」，不僅可以增加歷史知識，提高文學修養，改變藝術情趣，陶冶性情品格，獲得美學享受；還要求在文字、語言方面有所領悟，有所吸收，進而提高文字、語言的摹仿和表達能力。中國《三國》學會會長、也是「劇本參定之一」的劉世德，在接受訪問時，曾談到他提供劇組參考的四個問題中，第二個是「語言問題」，第四個是「有關人名、地名……字音及一些常識性問題」（《再塑群雄》）。可見，對文字、語言的問題早就十分重視。但令人遺憾的是，劇集在這方面仍存在許多錯誤，有些錯誤可以說是不可原諒的。如果把這部二十八盤錄影帶視為「文物」或「國粹」，應該說是不夠格的；如果作為「首先是面向大眾，面向中學生的」文藝作品，肯定也會在

文字和語言方面，造成很多誤導。

劇集出現的文字、語言錯誤是多方面的。就錯誤的性質來說，字音錯讀，詞語誤用，句意混亂，以至人名、地名訛舛，史學知識謬誤，不一而足；就錯誤的類別而言，有的是字幕正確而演員表述有誤，有的是字幕出錯而演員未將錯就錯，有的是兩者皆錯。為方便行文，姑且歸納為四大類。筆者所見，未必周全，也未必允當。謹以此文，就教於高明的讀者。

一、異讀字與通假字

漢字一字兩讀或數讀的現象古已有之。錢大昕在《答問十二》（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十五）一文中說：「一字兩讀，出於轉音是固然矣。又有一字而平側異讀……有平去之分……有去入之別。」這種改變一個字原來的讀音以表示意義轉變的現象，叫「破讀」；這類破讀的字，也叫「破音字」。「不同的讀音往往表示了詞義或詞性的不同。」（王力：《古代漢語·古書的註解（下）》）實際上，「破音字」的讀音，除了表現為聲調的差異，以及由此導致的聲母以至韻母發生變化之外，也有聲、韻、調完全不同的。

羅貫中的《三國演義》是以半文半白的語言寫成的，有很多的「破音字」不可讀錯；否則，就會鬧出笑話。電視連續劇的編者、導演、演員確實也注意到了這一點。如：在第六集中，曹操把「嗣還」的「還」讀為xuán（旋）；在第二十七集中，諸葛亮把「宛洛」的「宛」讀為yuān（淵）；在第三十一集中，把「扁舟」的「扁」讀為piān（偏），都是很好的例子。但還是有不少「破音字」讀錯了。試舉數例如下：

1. 第三集，董卓欲納降呂布，李肅毛遂自薦，欲「說呂布拱手來降」，字幕打出李肅的話，其中有一句是：「他能不思良駒騎乘嗎？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回，原文並無此句）演員竟把「騎乘」〔qí chéng〕讀成jì shèng（記剩）。「騎」、「乘」都是破音字。「騎」如破讀為jì，一是作名詞，指所騎〔qí〕的馬，如「坐騎」；一是作量詞，為一人一馬的合稱，如「千騎」。「乘」可破讀為shèng，一是作量詞，指古代四匹馬拉的兵車，如「千乘之國」；一是作名詞，泛指一般的史書（因春秋時晉國的史書叫「乘」），如「史乘」、「野乘」。李肅所說的「騎乘」是個同義複合的動詞，也作「乘騎」；只能讀qí chéng，不能破讀為jì shèng。

2. 第六集，董卓火焚洛陽宮室，挾天子劉協西逃。曹操孤軍追趕，兵敗回營。袁紹設酒宴給曹操壓驚；操慷慨陳辭，斥責眾人之後，帶著幾分醉態離開大營，邊走邊誦讀他的《蒿里行》。字幕打出節錄的詩句，其中兩句是：「軍合力不齊，躊躇而雁行。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六回，原著無詩句）「雁行」的「行」是破音字，讀xíng（刑），通常作動詞，意為「走」、「活動」、「離開」等意（不作動詞各義，與此句無關，不贅）；讀háng（航），多作名詞，也有多種解釋。此句中的「雁行」指飛雁的「行〔háng〕列」，是名詞性

的偏正短語，用以比喻十八路諸侯各懷私心，彼此觀望，誰也不肯全力以赴地報效國家，剿除董卓。飾曹操的演員竟讀為「雁行〔xíng〕」。豈不知雁在空中只能飛而不能「行〔xíng〕」。

3.第八集，陶謙病故。曹操聞劉備領徐州事，即傳令克日起兵攻打徐州。謀士荀彧諫阻，其中有「順天應人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十二回，原文作「順天之事」）之語。「應人」的「應」是破音字，有陰平、去聲兩讀。此處是「順應」、「適應」的意思，該讀去聲，演員卻誤讀為陰平。

4.第十集和第十一集，呂布轅門射戟之後，紀靈獻「疏不間親」之計，慫恿袁術向呂布求親，以殺劉備。此計先後被陳宮、陳珪識破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十六回）。錄影帶中的陳宮、陳珪不約而同地把「疏不間親」的「間」錯讀為陰平聲。「間」是破音字，作名詞，視其詞義，既可讀陰平，也可讀去聲；作動詞，一定要讀去聲。此處的「間」字解作「離間」，即「合者使離，親者使疏」之意，必須讀去聲。

5.第二十六集，二顧草廬時，劉備扣門求見，忽聞吟誦之聲。字幕打出：「樂躬耕於隴畝兮，吾愛吾廬。」（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十七回）飾諸葛均的演員竟把「樂」字誤讀為「yuè〔悅〕」。「樂」是個破音字，作名詞，專指音樂，讀yuè〔悅〕；作動詞，解為「喜悅」、「快樂」、「樂意」，讀lè〔泐〕；此外，作動詞「愛好」解，則讀yào〔要〕（如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」惟一般人也俗讀為lè）。此句的「樂」明明是動詞，應讀lè〔洛〕或yào〔要〕，絕對不能讀yuè〔悅〕。同理，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十八回，寫三顧草廬時，劉備懇請諸葛亮「出山相助」，孔明亦有「亮久樂耕鋤，懶於應世，不能奉命」的推卻之語。其中的「樂」字讀音同此。

6.第二十七集，諸葛亮未出茅廬定三分，先給劉備分析天下大勢。字幕打出一大段話，其中有：「荊州……東連吳會，西通巴、蜀……」（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十八回。另，第三十六集，龐統向曹操獻連環計時，也說過同樣的話）等句。與此相關的是，第三十集諸葛亮在駁斥虞翻時，也有「當年仲翔在會稽太守王朗帳下……」（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十三回無此情節）之語。「吳會」，是古代吳郡和會稽郡的合稱。「會」是破音字，不論是「吳會」的「會」，還是「會稽」的「會」，都應讀guì〔貴〕，不應讀kuài〔快〕。清人趙甌北在《陔餘叢考》「吳會」條中就特別提出：「會，讀若貴。」晚近出版的《漢語大詞典》和《辭海》（三卷本）中的「吳會」條，都特別標音為guì〔貴〕。

7.第八十四集，鍾會發覺司馬昭對自己已生疑心，遂與姜維謀反，詐稱郭太后曾有遺詔，教討司馬昭，並於元宵佳節宴請部曲，以脅迫眾人「共成大事」。字幕打出鍾會強迫部將「在此畫押盟誓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一百一十九回，原文為「汝等各自僉名，共成大事。」）一句。演員誤將「盟誓」的「盟」讀為méng〔萌〕。「盟」是破音字，作名詞，讀míng〔明〕，如「聯盟」、「同盟」、「會盟」、「海誓山盟」等；作動詞，讀míng〔明〕。「盟誓」是動賓短語，應該讀míng〔明〕，不可讀méng〔萌〕。

通假字，也會出現異讀現象，一併歸入此類。

8.第三集，董卓在百官極力反對之下，決意廢劉辯立劉協為帝，命李儒當眾宣讀冊文一道。字幕打出：「……而帝天資輕佻，威儀不恪，居喪慢惰；否德既彰，有忝大位。」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回)演員把「否德」的「否」俗讀成fǒu〔缶〕。「否」既是破音字，又是通假字。讀fǒu，是「否定」、「不」、「不然」之意。破讀為pǐ〔匹〕，通常意為「貶低」、「非議」(如「臧否人物」)，或「窮」、「不通」(如「否極泰來」)。此句中的「否」字與「鄙」字是通假關係，「否德」就是「鄙德」，源自《尚書·堯典》的「否德，忝帝位。」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「否」作「鄙」。應讀為pǐ〔匹〕或bǐ〔鄙〕。

9.第六集，曹操誦讀的那首《蒿里行》，除了把「雁行」的「行〔háng〕」這個破音字誤讀為xíng〔刑〕之外；還把「初期會盟津，乃心在咸陽」句中「盟津」的「盟」讀錯。這個「盟」字是借字，本字為「孟」。「盟津」即「孟津」。「盟」的讀音應依本字讀「孟」。

10.第六十八集，諸葛亮在平定南方之後，欲出師北伐。字幕打出《出師表》的節錄片段，開頭部分有：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罷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」(《三國演義》第九十一回全文照錄)旁白者又將「罷敝」的「罷」俗讀為bà〔霸〕，不知此處的「罷」字和「疲」字是通假關係，「疲」是本字，「罷」是借字，讀音應依本字，不能按借字照讀。「罷敝」即「疲敝」，或作「疲弊」。其實，近年大陸出版的選有此篇的「古代散文選」之類的書籍，乾脆就植為本字「疲」，而不用借字「罷」。

劇集中讀錯聲調的字也為數不少，如第三集，李儒把「眾矢之的」的「矢」讀成陰平(應讀上聲)；第八集，荀彧把「乘虛而入」的「乘」讀成去聲(應讀陽平)；第十七集，旁白者把關羽寫給劉備信中的「筆楮難窮」的「楮」讀成去聲(應讀上聲)；第十八集，廖化竟把自己的姓氏「廖」字讀成陽平(應讀去聲)；第三十集，諸葛亮把「王朗」的「朗」讀成陽平(應讀上聲)……等等。這些，和此前此後的錯誤相比，似乎都是「小焉者」；但聽者習非成是，自會造成——進而擴大讀音的混亂局面，對規範漢字的讀音頗為有害。

二、人名與地名

《三國演義》一書，人物眾多，地名也不少；惟人名、地名異讀的現象並不多。按理，只要對原著較為熟悉是不會植錯或讀錯的。令人震驚的是，錄影帶在這方面也存在不少比「烏焉混淆，魚魯雜糅」更可笑的錯誤。現分兩類列舉如下：

(一)字幕植錯而未讀錯的：

1.第一集，因黃巾犯幽州地界，太守昭示榜文，招募義兵。連續劇安排一百姓唸榜文，字幕為：「幽州太守劉焉布告四方百姓……」(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一回，原著無榜文，只有「劉焉然其(鄒靖)說，隨即出榜招募義兵。榜文行至涿縣……」等敘述語)

將「劉焉」的「焉」誤為「蔫」。「蔫」讀niān，用以形容植物因失去水分而萎縮，或形容人精神萎靡不振，極少用於人名。看來，這位老百姓真的有點「心不在焉」了。

2.第十一集，袁術於淮南稱帝。曹操聯合三路大軍攻壽春，因十七萬大軍缺糧而屈殺王垕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十七回）。這是原作的有名片段。字幕將「王垕」的「垕」誤為「厓」，植的是錯字。

3.第十五集，袁紹聚文武官員，計議興兵伐曹之事。謀士審配當眾反駁田豐的意見，字幕打出：「田公所言欠妥。以明公之神武，撫河朔之強盛……」（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二十二回）將「河朔」的「朔」誤植為「溯」。「朔」，音shuò（鑠），為多義詞，其中一義是指「北方」，如「朔方」；「河朔」是古地區名，泛指黃河以北。「溯」，音sù（素），只作動詞，本義為沿水逆流而上，與「朔」詞性有異，詞義亦無關連。

4.第十八集，關羽過五關時所經的第三關，是由卞喜把守的「沂水關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二十七回），而字幕打出的卻是「汜水關」。沂水關在滎陽以西；汜水關則在滎陽以東，是第五回關羽溫酒斬華雄的地方。字幕植的是別字。

5.第三十集，舌戰群儒時，張昭首先發難，言辭尖刻，欲難倒孔明；諸葛亮針鋒相對，據理力駁。字幕打出諸葛亮的一段話，其中有「昔日高祖數敗於項羽，而該下一戰成功……」（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十三回）將「垓下」的「垓」誤植為「該」。「垓下」這個古地名，凡是熟悉楚漢相爭故事的人，都不陌生，誤植別字，是大不應該的。

6.第三十一集，諸葛亮智激周瑜時，特別提到《銅雀臺賦》中有關「二喬」之事。字幕打出：「亮居隆中時，聽說曹操於漳河新造一臺……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十四回，字幕與原文略有不同，惟語意相近）竟把盡人皆知的「隆中」誤植為「窿中」，實在令人啼笑皆非。

(二)字幕植錯而又讀錯的：

1.第六集，曹操追董卓，戰於滎陽，大敗而回。袁紹將曹操接至寨中。飲宴間，曹操大發牢騷，字幕打出：「……欲煩本初引河內之眾，臨孟津、酸棗，諸將固守成臯……」（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六回）將古地名「成皋」誤植、誤讀為「成臯」。「皋」「臯」形似相近，音、義全然不同。另，此句標點亦有誤。「孟津」之後，應為分號或逗號，「酸棗」應與「諸將」相黏，中間不可加逗號；否則，與史實相悖。

2.第十五集，劉備求袁紹夾擊曹操，袁、曹即將大戰於黎陽。探馬向劉備報告軍情，字幕打出：「只聽說曹操叫呂布降將臧霸駐守青、徐……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二十二回，原文為敘述語）把人名「臧霸」誤植、誤讀為「減霸」。雖未改名，卻已換姓。

此外還有字幕無誤而讀錯的。如第三十集，諸葛亮在舌戰群儒時，回答嚴畷「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？」的詰問，字幕打出諸葛亮的批駁之辭，其中有「商湯宰相伊尹……」（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十四回，字幕與原著意近而措辭略有出入）一句。在諸葛亮景

仰的古人之中，「伊尹」是其一，可演員竟把「伊尹」誤讀為「尹伊」。

三、字詞與短語

人名、地名都是專名詞，誤植、誤讀，不只造成傳意的混亂，也會鬧出笑話。除此之外，在電視連續劇《三國演義》中，還有不少普通詞語和文言詞語也存在令人驚訝的錯誤。現分兩類臚列如下：

(一)字幕植錯而未讀錯的：

1.第三集，就董卓領兵進京之事，鮑信向王允、袁紹進言，字幕打出「(董卓)一入禁廷，必生禍患。」(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回，原文為盧植向何進進諫之語：「植素知董卓為人，面善心狠；一入禁庭，必生禍患。」)將「禁庭」誤植為「禁廷」，也是「書焉為馬」。

2.第十三集，曹操圍呂布於下邳，陳宮向呂布獻策，字幕打出其中的兩句話：「兩相呼應，互為犄角之勢。」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十九回)「犄角」為「犄角」(或「犄角」)之誤。「犄」本意為「拉住」、「拖住」，引申為「牽制」，讀jǐ(己)；與「角」構成同義複合詞「犄角」，是軍事學的專門術語，指兩路兵馬夾擊或牽制敵人。《左傳·襄公十四年》有「譬如捕鹿，晉人角之，諸戎犄之」之語。「角」、「犄」是兩種不同的捕鹿方法，「角」是抓住鹿角，「犄」是拉住鹿腿，合起來的「犄角」，則是「夾擊」或「牽制」之意(「犄角」，作名詞，解為「角落」，如「牆犄角」，或「獸角」，如「羊犄角」；作軍事術語，與「犄角」詞意相同，「犄」讀jī(雞))。「犄」為文言助詞，相當於「啊」，或作表讚美的嘆詞，又作「欬」，讀yī(衣)；其字形雖與「犄」(或「犄」)相近，但字義、詞性絕不相類。

3.第十四集，許田打圍充分暴露了曹操欺君罔上的真面目，致使天子劉協回宮後手書血字密詔交付國舅董承。字幕節錄的詔書文字，其中有「珍賞封罰，不由朕主」之語(全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二十回)。將「敕賞」誤為「珍賞」，錯得更離譜。

4.同集，在「煮酒論英雄」一節中，字幕打出曹操故意試探劉備之語：「玄德久历四方，必知當世英雄。」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二十一回)將「久历(歷)」誤為「久厉(厲)」。「历」、「厉」都是簡體字，但所替代的繁體字各有不同，不可亂用。

5.第二十三集，曹操於官渡大敗袁紹後，以勝利者的姿態，命陳琳當眾宣讀他為袁紹起草的討曹檄文。字幕打出節錄的檄文有「……父嵩，乞丐攜養，因脏(臟)假位……」(全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二十二回)之句。把「因脏(臟)」誤為「因脏(臟)」。「脏」、「脏」都是簡體字。「脏」的繁體是「贓」，意為盜竊或貪污受賄所得的財物，也指行賄。「脏」是個破音字，讀陰平，是繁體的「髒」；讀去聲，是繁體的「臟」(如「五臟六腑」)。因「脏」有陰平一讀，聲、韻、調皆與「脏」相同，權且列入此類。檄文揭露的是曹嵩憑藉賄賂中官、權貴的卑劣手段，才買到大司農、大鴻臚乃至太尉的高級官位。

6.第二十七集，桃園弟兄三顧草廬時，諸葛亮在草堂春睡未醒。張飛見劉備久久拱立階下枯候，遂大怒，揚言要去屋後放火；劉備力阻並斥責張飛。字幕打出劉備說的幾句話，其中有：「他們霸業將成，而我卻在依附劉表。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十八回，原文只有「雲長再三勸住。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。」等敘述語）誤將「依附」植為「依俯」。「附」，意為「依靠」，可與「依」同義複合為「依附」；「俯」，意為「低頭向下」，不能與「依」結為合成詞。

7.第三十集，在舌戰群儒時，嚴峻以「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？」詰難諸葛亮。孔明從容答辯，字幕打出「尋章摘句，世之腐儒也，與興邦立業豪無關係。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十三回，原文作「尋章摘句，世之腐儒也，何能興邦立事？」）將最普通的「毫無」誤植為「豪無」，真是「毫無道理」。

8.第五十四集，曹操晉爵魏王後，欲立世子，問於賈詡。字幕打出賈詡的話：「魏王，立嗣之事，忧(憂)關天下，萬望三思而行。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六十八回，曹、賈問答的語言頗詳細）此處的「忧(憂)關」顯然是「攸關」之誤。「忧(憂)」、「攸」二字聲、韻、調雖相同，但形、義迥異。「攸」是文言虛詞，意與「所」同。

9.第六十一集，華歆等文武官員脅迫漢帝劉協禪位於魏王曹丕；丕效其父操當年受王爵時「三辭而詔不許，然後受之」的故實，假意忸怩作態。及至築起了受禪臺，當著滿朝官員四百餘人宣讀了詔書之後，曹丕才受八般大禮，登上皇帝寶座。詔書歷數漢帝過失，其中的幾句為：「漢道陵遲，世失其序；降及朕躬，大亂茲昏。」（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八十回）「茲昏」為「滋昏」之誤。「滋」為多義詞，在此句中，解作「增益」、「加多」，下連「昏」字，其意甚易理解。「茲」也是多義詞，其中確有「通『滋』」一解，意為「益」、「更加」，與解作「增益」、「加多」的「滋」相近；但，中國大陸的簡化字尚且盡量把通假字劃一，斷不會在字幕上故弄玄虛的亂用借字。

10.第七十四集，蜀建興十二年春，諸葛亮上奏後主劉禪，欲六出祁山。太史譙周以「今有不祥之兆，恐於我軍不利」為由力阻。字幕打出孔明駁斥譙周的話：「天相乃虛妄之說，何足為憑！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一百零二回，原文為「豈可以虛妄之災氛，而廢國家大事耶？」）「天相」明顯是「天象」之誤。「相」是破音字，讀去聲，與「象」的聲、韻、調相同，權歸此類。

11.同集，同片段，反駁譙周之後，字幕打出諸葛亮再次力陳必須出兵北伐的剴切之詞，其中有幾句為：「倘蜚居蜀地，坐待吳、魏入川，臣在九泉之下，何顏見先帝乎！」（《三國演義》一百零二回無此段文字，唯其意與《後出師表》庶幾近之）將「蟄居」誤為「蜚居」。「蟄」指動物潛伏在土中或洞穴中冬眠，「蟄居」用以比喻人隱藏不出，不思進取。「蜚」是破音字，作動詞，讀陰平，指毒蟲叮刺；作名詞，讀陽平，專指海蜇。因讀陽平與「蟄」聲、韻、調相同，權且歸入此類。

12.第七十八集，曹睿死後曹芳繼位，封曹爽為大將軍，總攝朝政。太傅司馬懿乘曹爽挾曹芳狩獵之機，發動兵變，並派人上表。表章末尾宣布對曹爽弟兄的處置決定，字幕打出其中的幾句話：「罷爽、羲、訓吏兵，以候就第，不得逗留。」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一百零七回)「以候」為「以侯」之誤。《演義》原文語意較含混。《晉書·帝紀第一·高祖宣帝》的原文為：「罷爽、羲、訓吏兵，各以本官侯就第。」語意就清楚多了。意思是：只削去曹爽弟兄的兵權，仍可「以本官侯就第」，這和司馬懿一再宣稱的此舉「只為兵權」完全相合。字幕把「侯」誤植為「候」，幸好旁白者宣讀時仍讀陽平聲的「侯」，未讀成去聲的「候」，否則就無法理解了。

(二)字幕植錯而又讀錯的：

1.第一集，安排一個老百姓唸的那段招募義兵的榜文，除了把太守「劉焉」誤植為「劉薦」之外，緊接著打出的字幕尚有「從軍守土，保境安民」的號召之辭。不僅將「守土」誤植為「守士」，更將錯就錯的大聲照讀如儀。這就不能不說是大笑話了。

2.第三集，董卓決意廢少帝劉辯，另立劉協為帝，遂命李儒宣讀策文一道。字幕打出的節錄文字中有：「皇帝承嗣，海內仰望。而帝天資輕佻，威儀不恪，居喪慢惰……」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回)「仰望」為「側望」之誤。策文既然力貶少帝，而又用褒辭「仰望」，豈非咄咄怪事！

3.第十七集，身在曹營的關羽得悉劉備現在河北袁紹處的消息，急欲前往會兄，數辭曹操而不得見，遂掛印封金。行前作書一封留給曹操，字幕打出書信的結尾是：「其有餘恩未報，願以俟之異日。」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二十六回)「異日」顯為「異日」之誤。字幕本就不知所云，更令人驚訝的是，旁白者竟也將錯就錯地照本宣科。

4.同集，關羽多次面辭曹操未遂，只得提刀跨馬，保護甘、糜二夫人出北門而去。程昱向曹操獻策追殺關羽，字幕打出其中的幾句是：「今彼不辭而去，亂言片楮，冒瀆鈞威，其罪大矣。」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二十七回)「鈞威」顯為「鈞威」之誤。「鈞」是舊時下級對上級的一種敬辭，如「鈞座」、「鈞諭」、「鈞允」、「鈞鑒」等等。不知所云的「鈞威」一詞，竟出自「能斷大事」、與郭嘉齊名的智囊程昱之口，怎不令人捧腹。

5.第二十三集，曹操命令陳琳當眾宣讀那篇有名的討曹檄文，字幕除了出現前述的「因脏假位」的錯誤之外，尚有一句是「而操遂豕資跋扈」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二十二回)。「豕資」為「承資」之誤。「承資」的「承」是動詞，意為「順承」。「豕」，音shǐ(使)，是名詞，意為豬，有時也指野豬。「承」、「豕」不只形、音、義迥異，詞性也不同。陳琳是建安七子之一，被曹丕譽為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」、「章表書記，今之雋也」(見《典論論文》)。怎可忍心讓他「魯魚『承』豕」呢？

6.第二十七集，諸葛亮在「隆中對」中，不僅給劉備分析天下大勢，還為劉備出謀劃策，其中有這樣幾句話：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扶彝、越……」

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十八回)將「南撫」誤作「南扶」。「撫」、「扶」二字雖同聲同韻，但聲調、詞義不同。此句中的「撫」，讀上聲，意為「安撫」，這是諸葛亮整體戰略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。「扶」，讀陽平，意為「扶助」、「扶持」，則與諸葛亮的原意大相徑庭了。

7.第三十六集，電視劇編者虛構了一個祭酒師鬲監督鑄鐘的故事(此一情節不見於《三國演義》原著)。為滿足曹操於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，「在樓船上置酒設樂，以歌舞助軍威」的雅興，師鬲夜以繼日的監造樂器。字幕打出師鬲回答曹操的話：「十五日前一定完善鐘磬，排練歌舞，為丞相助興！」其中的「鐘磬」顯是「鐘磬」之誤。「磬」，音qìng(慶)，為古代樂器，用石或玉雕成，以物擊之則鳴。商代有「特磬」，周代有「編磬」。「磬」，音pán(盤)，作為名詞，是指紆迴層疊的山石或大石頭；又通「盤」，可與「桓」合成疊韻聯綿詞「磬桓」，則為動詞。作為「當年在宮中執掌太樂，乃天下第一樂師」(連續劇中曹操盛讚師鬲之語)的「師祭酒」，竟然「磬」、「磬」不分，豈不有玷一世美名！

8.第七十三集諸葛亮誤用馬謖失了街亭之後，上表自貶丞相之職。四出祁山之前，費禕由成都趕來大營，宣讀後主劉禪恢復孔明原職的詔書。字幕打出詔書的片斷，其中有：「君受大任于國之重，而久自抑損……」一句(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九十九回)。「于國」顯是「干(繁體為『幹』)國」之誤。「幹國」，指治理國家。全句是說諸葛亮是「幹國之器」、有「幹國之才」。「幹」意為「才能」、「幹略」。將「幹」誤為「于」是受簡化字之累。中國大陸的簡化字「干」，讀陰平，是「乾」的簡體；讀去聲，則是「幹」的簡體。由「干」再變為介詞「于」，只是一「鉤」之差，似有跡可尋；惟如此一來，則句意全非，亦與下文的轉折分句「而久自抑損」的文氣無法貫通。原文應為「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」(見《三國志·蜀志·諸葛亮傳》)，「大任」之後應斷句，否則就形成句法的謬誤。

9.同集，同一詔書，在「而久自抑損」之後，緊接著一句是「非所以光揚洪烈矣」。句末語氣助詞的「矣」為「也」之誤。文言虛詞的「矣」與「也」雖可相通，即王引之所謂的「互文」；但二者還是有細微的區別。「『也』字是靜性的語助詞，表本然之事；『矣』字是動性的語助詞，表已然或將然之事」(呂叔湘：《文言虛詞》)。另，用於句末，「也」可表判斷語氣，「矣」則多表陳述語氣。連接上文的「非所以光揚洪烈」，明顯為判斷語氣，又「表本然之事」，應該用「也」。

10.第七十四集，六出祁山之前，諸葛亮面奏後主劉禪的那段話，除了出現「天相」、「蜚居」兩處錯誤之外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字幕打出的結尾兩句話：「此去臣當拚死以戰，曹魏庶儿(兒)可破。」(事見《三國演義》一百零二回，原文較字幕簡略得多，且無此兩句)「庶儿(兒)」顯是「庶几(幾)」之誤。「庶几(幾)」是多義的文言詞，此處用為副詞，可解為「差不多」、「或許」、「有幸」等義，表示希望、推測、留有餘地、不妄加肯定的語氣。誤植、進而誤讀為「庶儿(兒)」則無從解釋了。這又是受了大陸簡

化字之累的另一例。但，歸根結蒂還是由於演員文字語言修養不高所致。

11.第七十八集，太傅司馬懿發動兵變，派人所上的表章中，除了末尾出現的「以候就第」的錯誤之外，上文還有歷數曹爽罪狀的語句，字幕打出的是：「今大將軍曹爽……以黃門張當為都監，專共交關……」（原文見《三國演義》一百零七回）「交關」為「交關」之誤。「交關」是「串通」、「勾結」之意。此句是指斥曹爽和太監張當相互勾結，狼狽為奸。《三國志·魏志·夏侯尚傳》中，也有「交關閹豎，授以奸計」之語。「關」是古語詞，本意為皇宮門前兩邊的望樓，也借指帝王的住所。將「交關」誤植、進而誤讀為「交關」，恐非無心之失。根本原因是不懂文言詞語的意思，而又要故弄玄虛。

12.同集，同一表章尚有：「奏永寧宮皇太后，令敕臣表奏施行，罷爽、羲、訓吏兵」等語。「表奏」為「如奏」之誤。此前，太傅司馬懿已「表奏」了皇太后，並顯然得到皇太后懿旨，允其「如奏」採取行動（「罷爽、羲、訓吏兵」）。否則，司馬懿在表章中斥責曹爽的「背棄顧命，敗亂國典，內則僭擬，外專威權」等語，豈不成了自指！

13.第八十二集，司馬昭拜鍾會為鎮西將軍，與鄧艾分兵攻蜀，邵悌以「（鍾）會志大心高，不可使獨掌大權」之語密諫司馬昭。字幕打出司馬昭的解釋之辭：「我豈能不知……朝臣均日不可伐蜀，是其心怯……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，是其心不怯。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一百零六回，字幕與原文略有出入）「均日」為「均曰」之誤。把「曰」誤植為「日」已是大錯，而飾司馬昭的演員竟照讀為「均日不可」就更令人忍俊不禁了。

飾關羽的演員，在第十七集中，將「俟之異日」誤讀為「俟之異曰」；飾司馬昭的演員在本集中，又將「均曰不可」誤讀為「均日不可」，可說是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了。

詞語的錯訛，自然導致傳意的混亂，進而誤導觀眾和聽眾。對一部影響頗為深廣的劇集來說，不改正這些錯誤，就會謬種流傳，擴大語言的污染範圍。

四、句子與史學常識

電視連續劇《三國演義》在語言方面的錯訛，遠不止於讀錯字音、誤用詞語；還有不少句子句意混亂，甚至出現一些屬於歷史常識的錯誤。分兩類列舉如下：

（一）句意混亂不清的：

1.第二十六集，水鏡先生司馬徽親自到新野欲會徐庶；劉備以徐庶已去許昌相告，並問及有關諸葛亮之事。字幕打出司馬徽的答問：「孔明與崔州平、石廣元、孟公威、徐元直四人為密友。此四人才智過人，惟孔明更識雄才大略。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三十七回，原文為「此四人務於精純，惟孔明獨觀其大略。」）「務於精純」和「觀其大略」本是兩相比較，各有所長又各有高下之意。改為「才智過人」「雄才大略」已失原作之意。更重要的是，「更識雄才大略」是個不通的句子。「雄才大略」指的是人的「才

具」，即「傑出的才能和謀略」，是「具備」與「不具備」的問題，不是「識」與「不識」的問題。套用一句語法術語，這叫作「動賓不搭配」。

2.第三十八集，赤壁之戰即將爆發，程昱報知曹操：「今晚風向突然轉變，東南風大起……不可不防。」字幕接著打出曹操笑對程昱的一番話語：「我料定你必來。呵……為大將者，當先察天時，此明地理，方可依法用兵。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十九回，原文較字幕簡略許多）「此明地理」一句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因不見於原著，更不見於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和同書的「程昱傳」，故無從索解。

3.第四十二集，周瑜索荊州不果，遂與孫權合謀巧設美人計，誘劉備過江與孫尚香成婚。雙方的大媒是呂範和孫乾。劉備心存疑慮，不敢冒然前往。字幕打出孫乾的一番話語：「主公不可。前日我與呂範過江，見到孫權，他言道：『願將小妹，招贅皇叔，並無異心。』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五十四回，孫權的原話是：「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，並無異心。」）「招贅」的意思是「招人為贅婿」，即俗話說的「招女婿」。在古代，作為女方，招婿入門，是為「招贅」。作為男方，屈身欲入女家，是為「出贅」（《漢書·賈誼傳》：「家貧子壯則出贅」），已入女家，是為「入贅」；「出贅」、「入贅」的男人，稱之為「贅婿」。孫乾轉述孫權的「願將小妹，招贅皇叔（或玄德）」這句話所表達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到底是誰「招贅」，誰「出贅」、「入贅」呢？哪方是「招贅」者，哪方是「贅婿」呢？這豈不成了「小妹」是受「招贅」的一方，是「贅婿」（但她又是女方）；「皇叔（或玄德）」是「招贅」的一方（但他又是男方）。簡直成了一筆胡塗賬。劇集轉引的這句話是錯的，其所依據的《三國演義》原文也是錯的。

4.第七十三集，四出祁山之前，費禕齎詔來至蜀營，開詔宣讀恢復諸葛亮丞相原職時，字幕除了出現「君受大任于國之重」及以「矣」代「也」的錯誤之外；結尾的「君勿其辭」也是病句（《三國演義》第九十九回，原文作「君其勿辭」）。此句中的文言虛詞「其」，理應如原文，置於（否定）副詞「勿」之前，不可置於（否定）副詞「勿」之後。「『其』字是古漢語用法最複雜、意義最分歧的一個詞。許多用法早已不存，但讀古書又不可不知。」（楊伯峻：《古漢語虛詞》）「君其勿辭」的「其」正是這一類。這句的「其」字是表示命令或勸勉的語氣助詞。如不譯，此句就是「君勿辭！」非要譯，就譯為語體的「可」，以表示勸勉或命令。這類句子，在文言文中所在多有，如「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！」（《左傳·隱公三年》）、「與爾三矢，爾其無忘乃父之志！」（歐陽修：《五代史·伶官傳論》）屈原《離騷》中的「雖九死其猶未悔！」句亦屬此類，雖無命令之意，卻是一種自勉式的剖白、慨歎。把「君其勿辭」誤為「君勿其辭」，是不諳文言虛詞用法的明證。

（二）史學常識謬誤的：

1.第十四集，「煮酒論英雄」過後，曹操與劉備同時聽到袁術欲棄淮南，並親自將

傳國玉璽送到河北，歸帝號於袁紹的消息。正想逃脫虎口的劉備，自動請纓，赴徐州截擊袁術。劉備星夜離開許都後，曹操採納程昱、郭嘉之言，命許褚即刻追趕劉備。許褚追上劉備，告以「奉丞相命，轉請將軍回去，別有商議。」字幕打出劉備回應許褚的話：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我已面辭獻帝，又蒙丞相鈞允，今別無他議，公可速回。」「獻」是漢帝劉協死後的「諡號」（《後漢書·卷九·孝獻帝紀》：「自遜位至薨，十有四年，年五十四，諡孝獻皇帝」）。劉協手書血字密詔，時在「建安四年春三月」，距「薨」尚有三十四年。劉備怎能在劉協生前就知道他死後的諡號！難道劉備有先見之明？不言而喻，這是由於連續劇的導演、編劇、演員歷史知識貧乏所造成的錯誤。《三國演義》第二十一回的原文是「『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吾面過君，又蒙丞相鈞語。今別無他議，公可速回。」此前的敘述語也是「次日，玄德面奏君……玄德辭帝，帝泣送之。」稱在世的劉協為「君」、為「帝」，都是理所當然之事，唯獨不能按死後的諡號稱「獻帝」。

與此相類的還有第六十一集。在華歆等人的威逼之下，劉協曾三次降詔禪位於曹丕。曹丕接第二次詔書時，欲欣然受命。賈詡進言阻止，字幕打出：「獻帝已二次降詔禪位。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八十回，原文為曹丕對賈詡說的話：「雖二次有詔，然終恐天下後世，不免篡位之名也。」）也是在劉協生前就以諡號稱之。結合前例來看，出現這類錯誤就不是偶然的了。

與此相關的是，曹丕經過一番惺惺作態的精心表演之後，終於接受「八般大禮，登了帝位」。字幕打出曹丕的宣告之語：「傳旨，大赦天下，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，國號大魏。諡先王為太祖武皇帝。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八十回，原文都是作者的敘述語）飾曹丕的演員，竟然將「諡」誤讀為yì〔益〕，「諡」的異體為「謚」，但不能只讀右半邊的字音。

由此可見，對於「諡法」、「諡號」這類歷史知識，劇作的有關人員實在是太貧乏了。

2.第七十四集，諸葛亮四出祁山，首戰告捷，正欲乘勝追殺司馬懿，渡過渭水，直取長安。後主劉禪中司馬懿反間之計，遣使星夜齎詔宣孔明回成都。旁白者大聲喧嚷：「後主劉禪降詔！」（事見《三國演義》第一百回，原文都是敘述語）使者或旁白者說「後主降詔」可以，說「聖旨到」也可以；唯獨不能直呼皇帝的名字。這叫「避諱」。皇帝的名字必須避諱，否則就是「冒瀆天威」。使者或旁白者不僅不知避諱，竟然對皇帝指名道姓，真是「該當何罪」！歷史劇出現這類錯誤，不能不說是奇聞。

結 語

為了一部長篇電視劇的文字和語言問題，拉拉雜雜地寫了這麼許多，是否小題大

作呢？我的想法是：

第一，現今的社會，以文字和語言為主要傳播媒介的電視劇，其影響力之大，可說無遠弗屆；其滲透力之強，可說無孔不入。電視劇傳播的文字和語言的信息正確無誤，不僅使它所「面向」的「大眾」和「中學生」能更清晰地了解劇情，從而受到多方面的啟迪和熏陶；還會從中學到不少語文知識，成為正規語文教育的輔助手段，進而對普及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。否則，謬種流傳，以訛傳訛，其危害之大，是不言而喻的。電視劇的製作者，應該在這方面有更嚴格的要求，有更強的責任感。

第二，近年來，我們所看到的許多電視連續劇，在文字和語言方面，都有不少錯誤。信手拈來的例子有：把「泰山封禪」的「禪」讀成chán，把幫助他人成全某事，說成「夏夫人讓我來玉成此事」。近日香港亞洲電視臺播放的「扭計宰相劉羅鍋」的字幕，更將嘉慶皇帝的名字「顥琰」的「顥」，誤植為「禺」；將乾隆皇帝的名字「弘曆」，誤植為「弘歷」；將雍正皇帝的名字「胤禛」，誤植誤讀為「胤祁」；把「贗品」的「贗」誤植為「膺」。更有甚者，竟把「寵幸」讀為「龍幸」。凡此種種，都給觀眾傳播了錯誤的文字、語言和歷史常識的信息。近幾年來，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教育工作者都不約而同地驚呼「學生語文程度逐年低落！」電視劇的製作者在這個問題上，是否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呢？

第三，讀報得悉，中國大陸正在籌備拍攝《水滸傳》的大型連續劇和其他不少歷史題材的大型連續劇。希望製作者能高度重視文字和語言這個十分重要的環節，力避出現《三國演義》連續劇的錯誤。即使不具備「文物」價值和「國粹」的美譽；起碼也要使「大眾」和「中學生」，在提高文字和語言能力方面，有所裨益。

第四，自香港亞洲電視臺播放連續劇《三國演義》以來，出現不少「啟示」性的文字和解說，唯獨欠缺語言文字方面的任何「啟示」，聊以此文填補空白。